

逆飞

■王宏波

每天，从楼下的报箱取回报纸和刊物，翻看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一页页，我的眼前总似有一只海燕在乌云翻滚的天际下，时而逆风而行，时而振翅高翔……我的耳畔也似乎响起高尔基《海燕》中的诗句：“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我渐渐由那幻觉的空间回到现实的世界，那只凌空的海燕化为骑行的邮者。

她每天在晨光中骑着驮满报纸、刊物和信件电动车穿行在楼宇之间，她每年在风霜雨雪的四季里穿行。

我是在自己退休后，认识这位邮递员的。

那年，我在工作了一辈子和报纸打了一辈子交道后退休了，但我的心和报纸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生活中不可每天不看报纸和刊物，虽然新媒体比比皆是，可是我还是喜欢看纸质的报刊，喜欢抚摸着那一页页或厚敦或光洁的纸张时的感觉，喜欢翻过报章那一瞬间带出的轻柔风里蕴含的油墨的清香味儿。不管当时是阴是晴，或昼或夜，我的眼前都是阳光灿烂，一片旷野般的辽阔，我的心里都会荡漾出温暖的光芒……

在退休前请单位的木工杜哥给做了一个很大的报箱，拿回来端正正地钉在楼下单元的门侧，自费订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报》《黑龙江

日报》《哈尔滨日报》等报纸和《新文学史料》《传记文学》《杂文选刊》《剧本》等刊物，还为孙女订了《我们爱科学》《启蒙》《幽默与笑话》等少儿读物，再加上赠送的《文艺报》《作家通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有报社杂志社和朋友邮寄的报刊、书籍、信件，我每天下楼打开报箱都像是农民看到丰收在望的田野一样喜悦，乐此不疲地在“满载而归”的上上下下之间。

2020年在风雪相伴的正月里，新冠肺炎疫情狂突而来，我的报箱“内容”在不断“瘦身”，但党报还在坚持正常出版，这时，我也更加盼望看到党报。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大家都居家。那些日子家家窗口的灯光都是亮着的，陪伴着人们的担忧、焦虑和期盼。那天，我也无法入眠，望着窗外在夜幕下飞舞的大雪……天亮了，我要到寒风和大雪里舒展宅居的窘困，在落满厚厚积雪静谧的小区跑步回来，遥遥看到邮递员推着那辆绿色车身的电动车在雪地里走。他穿着墨绿色的棉大衣，头上厚厚的棉帽子在下颌处系得严严实实的，戴着N95口罩，搭在车后座两边的绿色邮袋中插着满满当当的报纸，他一身风雪正费劲地往前推着电动车，等我跑到他跟前想帮他推车时，他已把我的报纸投进了我的报箱，又要躬身往前推车，这雪太大了，根本骑不了车。我说，谢谢你在这疫情里的大雪天还给我送报纸……他闻声停下直起腰，说，没事儿，这时大家更需要看报纸。这声音清脆像明亮的一道清溪。

噢！原来是一位女同志。在她捂得严实的脸上露出的眼睛也是明亮的。

从那一刻，我才知道给我们这一片送报刊的是一位女邮递员。

夏天到了，人们躲在家里还感到骄阳的灼热。可是，她仍是戴着口罩，骑着那辆绿色车身的电动车穿行在各个小区，把报刊送到家家户户的报箱，有的还送到订户的家门。

秋天到了，焦黄的落叶在秋风里哗哗地顺着地面跑，她仍逆行在萧瑟的秋风之中。

2021年的深秋，老人在起起伏伏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躁怒地下起了冰雨，其势凶猛地从昏暗的天空浩荡而来，那密集的雨柱像一条条银蛇轰然倾下……她披着雨衣仍是无畏地骑着那辆绿色的电动车，把报刊信件默默地送到邮箱。翌日经过一夜寒流，哈尔滨霎时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冰城，天地一片冰晶，树上结满了冰凌，粗壮的树干断裂倾斜；街道都冻成了镜子一样泛着寒光的冰面，车辆慢如乌龟般地爬行，行人更是小心翼翼地艰难行走。一早，她骑着车缓缓地走在这光滑的道上，把那邮袋里的报纸、刊物、信件，一一送进每家每户的报箱……那天，我在楼下取报时正遇到她，寒风里她正推着车一步步地走在小区满是冰棱的道上，累得头上冒着热气，她见我停下脚步，直起腰，从手套里拿出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不好意思，今天的报纸送得有点晚，这冰雨把道路弄得不好走……”那天，我知道她所担

负投递的是多大的区域、多少户，她每天一早到单位把要送的报纸、刊物、信件等分装到自己的邮袋，骑上电动车出发，开始这撒播阳光般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天我知道她姓王。

春天在冰雪的消融中姗姗而来，不论是在原来国营大厂那俄式建筑风格家属区，还是在那摩天大楼的新建小区，干枯了一冬的树木都在一阵暖似一阵的风里就要或已发出了绿芽儿，人们也要放飞沉寂了一冬的心情。可就在这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袭来，人们又一次居家，而小王却是一如既往，每天仍是载着满满当当的绿色邮袋，一身防护服，穿行在大街小巷和小区楼宇之间，把人们盼望的报纸、刊物和信件送进报箱、送到人们的手里。这是报纸、刊物、信件吗？不！这是春天蓬勃的无限生机，她把那许多绿色的春天般的消息送进人们的心底。

那天，我看到她骑行在春风里，脖子上系着一条红纱巾像一抹朝霞拂动，给在和疫情抗击的人们平添了温暖，还有力量。

每当我翻看手中的报纸、刊物，阅读着信件，我的眼前总好像看到在茫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一只海燕在逆风而翔。

她永远就是这样勇敢的逆行者！我对这位本家叫小王的女邮递员同志，心里生出了一种敬意。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鲍尔吉·原野写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却写得如此精彩。因为鲍尔吉·原野也是一个孩子！虽然年逾六十，但始终是一个蒙古族最忠实的孩子。他忠实于自己的民族，热爱蒙古民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浸透在他的血液里，他把蒙古民族文化的精华融汇在自己的写作中，将其发挥到极致，造就了这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品。

这部书通过几个蒙古族孩子的一段经历，非常真实、有趣地介绍了蒙古民族的性格特征、思想文化、民俗风情，赞扬了蒙古民族的伟大精神气质。这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最真诚的书写，也完全是鲍尔吉·原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

鲍尔吉·原野在后记里说，写作之初，有几个月，每天面对白纸一个字也写不出。有一天，记忆中的故事“像河流一样冲过来。河流对岸是碧绿的草原，远处有影影绰绰的黑松林和蒙古包的白顶子。”他说忽然领悟该写什么——写蒙古包里的故事！他还说：“写作时，我的脑海切换到蒙古语”，这说明鲍尔吉·原野写作需要采用蒙古语的母语思维，才不会让蒙古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有丝毫的损失。

鲍尔吉·原野在塑造人物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天才，小说中写了众多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有个性，都活灵活现。既有六位可爱的蒙古族孩子，也有一群具有献身精神和艺术才华的乌兰牧骑队员，还有朴实、智慧的蒙古族牧民。他们虽然各具个性，又都有着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蒙古民族的“敬畏自然、注重和谐”的精神境界。虽然表现蒙古族题材的作品有很多，但我特别看重鲍尔吉·原野的这一部小说，蒙古民族的文化精神看似是抽象的概念，但这部作品借助孩子的眼睛，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让民族精神历历在目，十分浓郁，是当代民族文学创作难得一见的精品。

原汁原味的蒙古民族精神

■贺绍俊

小说珍珠般的细节让我们领会到蒙古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气质。小说一开始写到铁木耳和海兰花几个孩子商量怎么一起偷偷加入大人的乌兰牧骑演出。我读这段故事时，被大人们处理这些孩子们失误的态度惊住了。他们没有责怪、呵斥，而是马上想办法帮孩子们解脱困境——当然对于错误还是要惩罚，但大人惩罚的重点是教育孩子必须诚实。从这里可以看到，蒙古民族遵循的是一种亲近自然的观念。

蒙古民族一直秉持着“长生天”可持续生存模式，“长生天”以“苍天”为永恒的最高神，蒙古语为“腾格里”，这是蒙古民族如何处理人、家畜和自然构成的具有突出生态意识的世界观。有一个细节非常打动我，铁木耳和海兰花领着几个孩子到屋外看星星，鲍尔吉·原野以诗意的文字书写了孩子们看星星时的纯朴和天真。铁木耳最喜欢看星星，他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长大，心灵与星空融为一体。这是蒙古民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动写照。萨白这个人物很重要，他是一位蒙古族的民间哲学家。他是猎人，但他尊重所有的动物，他告诉孩子们：“动物们好啊，它们多好，在天上飞的，像花朵飞来飞去；在地上跑的，像花布一样跑来跑去。它们爱这片大地，爱大地上的河流和青草。”“每一种鸟类、昆虫都有自己的智慧，这是上天赋予它们的能力。”萨白说，“牛羊吃草，它们把草的营养吸收之后交还给大地，这是一个循环。”所以蒙古民族要用牛羊的粪便作为燃料，同样是萨白说的“我们蒙古族人敬仰火神，要用干净的东西引火燃烧，比如木柴、没写字的白纸和牛粪。这些干净的东西燃烧之后产生纯真的热量，传到人的皮肤上很温暖，让人得到能量。”游牧文明的世界观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的、发展的世界观，更强调遵循自然的法则办事。桑布和孩子们遭遇狼群围困的危险，他带领孩子们凭着机智终于从危机中解脱了，但解脱后大人们并没有教导孩子们仇恨狼，而是告诉孩子们狼为什么会围困他们，这是因为狼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世上的动物都爱惜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它们能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宁布说他“在心里感谢那一群狼放过了我的孩子。”大草原上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但孩子们从小就懂得一切都不能走向极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万物皆可珍惜。

五个孩子跟乌兰牧骑来到白银花，爱上了白银花，依依不舍。我读这部小说也爱上了白银花，但不会像孩子们那样情愿留在那里，因为我老了，适应了牧区生活，但我会更加敬佩鲍尔吉·原野倾情书写的崇尚自然，真诚豪迈的蒙古民族。



房后那山那林

■陆美芳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那些美好的记忆永远定格在脑海里。人生苦短，记忆深长，斑驳的记忆总是在某个陈旧的时光中忽然被唤醒。

儿时的记忆既简单又充实。房后的那山那林是我记忆中最深的部分。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它，可每次看见嬉戏的孩子或挺拔的树木时，思绪就会被拉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从房子的后门出发，直行三十米就来到山脚下。我不知道山有多大，只知道向西三里路就到了尽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向东直通哪里，只记得当时家长叮嘱我出屯别走太远，否则会回不来。延绵起伏的山不是很高，但是有点小坡度。向上爬行十多米就到达山顶。

山后树林茂盛，左侧有一小片松林，右侧是参差不齐的各类树木，树不高，但是非常茂盛，树下杂草丛生。我常和小伙伴上山采野菜、玩耍。林中有很多小路，每条路能蜿蜒十几里地。

记忆中，向阳的山坡上或树墩下长着一种草，村民叫它乌拉草，这种草的草质软韧，用榔头砸一砸或用手使劲搓一搓就会像棉花一样柔软，冬天人们用它垫鞋非常暖和，而且吸汗，不长脚气。这种草是“东北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之一。

童年时，这座山对我充满了神秘感。

诗人雪莱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确实如此，每当冰雪消融，小草刚刚露出嫩芽，山林便充满了生机。松树新长的松针，晶莹剔透，青翠欲滴。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像宝石一样散落在树下，竞相开放，有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蓝色的……

由于是朝阳坡，又处于凹地，这里的气温比其他地方要高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婆婆丁陪伴着小草露出了小芽，我便和哥哥提着土篮子来到这里，东一棵西一棵地挖起了婆婆丁。我学着哥哥的样子：把婆婆丁挖出来后，切掉根茎，将上面枯叶一根根去掉，甩甩，才将带绿叶子的婆婆丁放入土篮子里。小孩子干活没长性，挖几棵后，我就会耍赖倒在地上不起来，透过树林看天空。蔚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阳光洒在我的脸上，享受着无法形容的惬意。每每听到哥哥的呼唤，我才不得不起来。

盛夏，一场大雨过后，松树林里到处都能冒出油黄色的蘑菇，人们叫它“松树蘑”。这时，山林中就会热闹起来：男女老少，拎筐提篮，倾村出动，叫喊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整个后山成了欢乐的海洋。我开心地跟在爸爸的身后，帮爸爸寻找蘑菇，细心的爸爸把蘑菇一朵朵采下，一朵朵择净，散放在筐里。回到家中，妈妈把蘑菇洗净，下锅炸酱，炒辣椒、吃着大糙子红米饭，这实在是庄户人家最难得的一顿丰盛美食。

金秋时节，山上的树叶因树种的不同而呈现出赤橙黄绿等各种颜色，名曰五花山，秋天的颜色染遍每一片叶子，密密的桦树林成了金色的海洋。微风飒飒而过，洋洋洒洒的叶片飘卷翻飞，轻盈缤纷，在空中飞舞，声音空灵清晰，交织成细细密密的低语，笼罩在耳畔，撒落在心

间，仿佛就是整个世界。在我的眼里，这绚烂多姿、重重叠叠、错落有致的秋色，就是画师的大作。那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观景象，令我惊喜。碧云天，黄叶地，略显萧瑟，透露出薄凉意。秋风乍起时，任凭风舞叶翩，躺在松树下的我，全然陶醉在这秋日里，用心体会着诗情画意的景色。

秋去冬来，一场大雪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这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开心的时候，打爬犁、滑雪成了我的最爱。每当大雪纷飞时，我就和那些男孩子一样拉着自制的小爬犁，到后山去玩打爬犁、滑雪。大家在爬犁上坐好后，留一个人推。只听一声“走！”哇！爬犁朝前往下倾，立刻箭一般地顺着山坡滑下去。如果坐好了，爬犁不至就甩不出去，坐不好有可能半道上就掉下去。往往是到了山下，已是人仰马翻了！别担心摔着，四周都是厚厚的雪，摔倒在地上的，满头满脸都是雪。如果摔倒在他人身上，那就更开心了，“哈哈”之声不绝于耳。我们在零下近30摄氏度的严寒里，疯狂地享受着这种玩法的乐趣，别提有多爽了。就这样，一玩就是几小时，全然忘了寒冷。

童年的记忆令人终生难忘。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就如初生牛犊，胆大得出奇，意识不到危险，因为雪下面是何种情况，根本无法辨识。在山坡上滑下来，稍不注意就会碰到树墩子，后果可想而知。